

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的文化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何 新 译

马香雪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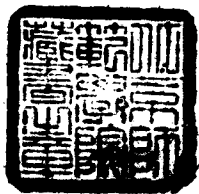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1597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1061597

0725/17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By

Jacob Burckhard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ifteenth Edition By

S. G. C. Middlemore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London Bombay Sydney

本书根据英国乔治·G. 哈拉普公司第15版英译本译出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何 新译 马香雪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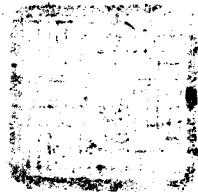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017·259

1979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 字数 480千

印数 3,700册 印张 19 1/2。插页 23

定价：3.65元



中译本序言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关于这个重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最重要的著作。他根据前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各方面的研究，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穷年累月的探讨，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遂成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对这个问题的正统理论。这部著作虽然最初出版于百年以前，它的德文本和各种翻译本一直风行不衰，不断有新版出现。^①这部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都有很大帮助。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中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恩格斯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②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出于阶级偏见，加之受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支配，对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意义未能（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原来欧洲的传统历史学，从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直到十九世纪的兰克，都认为历史学的范围应该限于政治和军事。文艺复兴是属于学术、思想、文学和艺术领域之内的，在传统的历史学中根本没有地位。尽管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人文主义历史家在扫除中世纪欧洲史学中的荒诞迷信，和推翻以犹太史、教会史为中心的体系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因而使得历史学

^① 此书德文原版自第三版起，正文之下附有 Ludwig Geiger 的注解，但注解过于冗长，致将正文湮没于注解之中。自第十八版起，编辑人 W. Goetz 删除了这些注解，恢复本书的原来面貌。本书的英译本是于 1878 年出版的，译者是 S. G. C. Middlemore，曾经过原作者的审阅认可。英译本也经过多次翻印，最近的翻印本是 1960 年的袖珍本。本书还有其他文字的翻译本。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 445 页。

的面貌有所改变；但是它的范围仍然是局限于政治、军事的框子，而未能赋予这个重大文化运动以应有的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他们对于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综合的叙述。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的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一书中（1756年出版）才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来进行考察。在这本简短的文化史概论中，对文艺复兴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他作出一些深刻的观察。他指出，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文艺复兴的辉煌成就是意大利人的天才创造，而不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逃亡者的来临，这些人只是将希腊文教给意大利人而已。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撰写文化史的必要性。

伏尔泰的这本书出版了二百年之后，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学界才出现了关于文化史运动的专著。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一般资产阶级历史家仍然是沿着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老路。虽然在各种专史中（包括政治史、文学史、美术史、古典学术史等），关于各方面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详细，资料越积累越丰富；但是直到布克哈特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出了综合的研究和全面的考察，写出第一部文艺复兴史。

布克哈特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产生是和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文化史运动分不开的。文化史运动是对欧洲当时以德国著名历史家兰克（1795—1886年）为代表的历史学的一种反抗运动。它主张打破传统历史学的窄狭的范围，而将历史的领域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派人虽以历史学的革新者自居，实际上，他们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要求进一步扫除历史学中的封建残余，把传统历史学所奉为主人翁的帝王将相抽掉

一部分,而换上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歌颂的对象而已。他们的方法仍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劳动人民仍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所提倡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其实,在此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因而引起历史学的革命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进步历史家的欢迎,成为他们进行史学革命的锐利武器,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文化史运动历史家们所选择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由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也可以看出他们所宣扬的历史学的改革的不彻底性。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年)出生于瑞士西北部莱因河上的巴塞尔城。他的家族世代代在当地的政治、文化、宗教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父亲在他中学毕业之后,本来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传教士。但他于1838年到意大利旅行后,对当地的古代文物发生浓厚兴趣,遂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他抛弃了作传教士的念头。1839—1843年间,他留学德国,曾在德国学派史学大师兰克的研究班中受到处理史料方法的严格训练。但是波恩大学的美术史教授库格勒(Franz Kugler)给他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回到瑞士后,即在巴塞尔大学任教,直到死时,前后凡五十余年。

布克哈特的著作很多。他早年的著作主要在美术史方面。1847年他帮助库格勒修改后者的《绘画手册》一书,增加上许多内容,使这本书成为最风行的入门书籍之一。185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化史著作,《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此书将这个时代的文化,分门别类,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以前讲这段历史的书很多,但多从政治方面着眼。这本书范围广阔,蹊径独辟,给当时读者以新奇的感觉。这书出版后,他两度南游意大利,览胜搜奇,恣意观赏意大利

的艺术宝库，归后写成《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一书。他的老师库格勒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此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全面研究。1860年出版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后，立即得到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学界的重视。他们一致公认这是直到当时为止关于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著作。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被认为是当时英国最渊博的学者，对于历史著作的评论向来是十分严格、少所许可的。但他认为这部书是“现有的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①足见此书在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地位的重要。

本书是用德文写成的，它的原名是《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篇论文》。作者在本书的《引言》中指出：“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本书的英文译本删去了这个副题。但是这个副题对理解本书的范围和性质是极关重要的。德国人所谓 Versuch，即是英国人所谓 Essay。这种著述体裁既不同于为初学提供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也不同于对某一问题作出穷源竟流、详尽全面的专题“论著”（Treatise），而且也不同于述说自己研究成果，提出自己论点的学位论文（Thesis）。布克哈特这里所谓 Versuch，是指对某一问题发表一些作者独特见解的著作体裁而言的。用这种体裁写成的书往往是要和比较成熟的学者进行商讨的。作者假定读者已经熟悉基本事实，因而把重点放在论点边上。因此，此书虽然范围很广，而对每一问题的论述只不过是寥寥数语。即是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但丁（1265—1321年）、佩脱拉克（1304—1374年）、薄伽丘（1313—1375年）这样重要

^①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8 第 583 页。

人物，在书中虽不断提到，但没有一处有上百字的叙述。而且本书的论点也不是很鲜明的，往往是湮没在这些简短的论述之中。因此，初学的人们往往感觉到本书的内容、范围过广，头绪太多，不容易抓着它的中心思想。为了帮助读者掌握本书的基本论点，下边对它的主要线索，作一简短介绍。

本书所包括的时代主要地是自十三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中叶，他把意大利在这三百年间的文化发展分成六个方面。这种分题叙述的方法是和传统的按照年代叙述的方法大不相同，这是布克哈特处理文化史的特点。在本书中，每方面作为一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

第一篇：《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篇分作十章，内容是叙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布克哈特虽然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政治军事史的框子，但是他仍然把政治看作整个社会的基础，对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把论政治的一篇放在本书的首要地位，而且用了很长的篇幅加以叙述。但是他在本书中所讲的是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事件，这是和传统史学不同之处。他指出，在十四、五世纪时，当西欧西班牙、法国、英国正走上统一的道路时，意大利由于教皇和霍亨斯陶茨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统治权的结果，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时意大利已经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而教皇的势力既不足以统一全国，但又拥有足以阻挠意大利统一的力量。他认为这是意大利仍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根本原因。他又指出，在此时期，意大利的许多小国中，第一次出现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因为国内和国外的斗争剧烈，各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对政治工作深思熟虑，老谋深算，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出现了，即政治工作成为一种艺术。这个新的

政治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决定各国的内部宪法和对外政策。作者认为，正是在这个新式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文艺复兴文化。

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制国家。他对这些国家的暴君的横征暴敛，残酷嗜杀的罪行，作了比较彻底的揭露。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暴君多数出身微贱，只是依靠个人的能力才得以爬到统治地位的。他们用人的政策也是如此，他们所重视的是对方的才能而不是他们的门第出身。他们喜欢接近真正有才的文人和艺术家，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崇高的地位，把他们推向社会的前列。让这些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们写诗撰文来歌颂他们，抬高他们的声望威信，巩固他们的统治，或替他们建筑宫殿，绘画雕塑，以增进他们的生活享受。第二类是城市共和国。布克哈特认为佛罗伦萨是“名副其实的近代国家”。他又认为佛罗伦萨所以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所以能产生这样多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乃是因为它是社会变动最多的国家，在那里文学家和艺术家能享受充分自由。与佛罗伦萨的政治制度恰恰相反的是威尼斯，它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号称世界的宝盒。但是，尽管威尼斯拥有巨大财富，有较大的政治稳定性，而且威尼斯的统治者把政治艺术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是由于它的政治上的停滞性和秘密性，它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和它的经济地位并不相称。第三类是教皇国。布克哈特对这个时期罗马教廷的贪污黑暗，骄奢淫逸，虚伪欺骗，尤其是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年代 1492—1503 年）的耽乐纵欲，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了尽情的揭露。但他也提到教皇列奥十世（在位年代 1513—1521 年）提倡学术，重用艺术家，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布克哈特所以不厌其详地述说十四、五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在他看来，意大

利的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新型的统治方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对意大利人的“早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写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①

说明了文艺复兴的政治背景之后，布克哈特在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中又提出一个论点。在他看来，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而且文艺复兴的各方面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指出，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客观世界，或在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遮住了。这层纱幕是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织成的。意大利人最早把这层障眼的纱幕撕去了，因而认识了客观世界，并且认识了自己。这就给他们无穷的力量，使他们能在各方面创造奇迹。他认为这个新的世界观在但丁的《神曲》中已经表现出来，而这样的作品在正被经院哲学笼罩下的其他欧洲国家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位伟大诗人正是新时代的传令官。他又认为，在十五、六世纪，有许多人把个性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加上一个坚强的性格，和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遂成为在许多方面都有成就的天才人物。他举了达·芬奇的前驱者阿尔伯特蒂(1404_?—1472年)在各方面的惊人才能作为例证。

在论述《古典文化的复兴》的第三篇中，布克哈特指出，用古学的“再生”来概括文艺复兴的传统看法是很片面的。他认为意大利人所以能在文化上征服全欧，不只是由于古学的复兴，而是把古学的复兴和意大利人的创造天才相结合起来了。他强调这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他说：当意大利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文化枷锁以后，他们需要有一个导师来帮助他们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他们在古典文化中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导师，这就是他们热爱古典文化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把古典文化加以改造，以适

^① 见第二篇第一章第一段。

合于自己的需要。

因此,布克哈特把人文主义者看成是沟通古今的桥梁。他们是一种新型人物,是和中世纪文化(主要地是一种由教会提倡的,掌握在教士手中的文化)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有许多近代学者抨击他们,说他们摧毁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的幼芽。他不同意这种论调。他认为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都是以精通古典文化而著名的。这三位大师都是现代意大利文化的缔造者。但是,除了但丁犹能保持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均衡以外,其余二人都是以精通古籍而在当时得到最高荣誉。意大利的大学在人文主义兴起以前,只有宗教法、民法、医学三种科目。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增加上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科目。这些学科都是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学问的。这些古典学问都是非基督教的,所以被看作是“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这些世俗学科(即所谓人文学科)的设置挤掉了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但是一种古代的语言(主要的是拉丁文)究竟不能把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完全表达出来,尽管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不但在文学作品方面是如此,而且即是历史著作也是如此。因此,十六世纪佛罗伦萨的史学大师如马基雅维里、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等,都改用意大利文写历史。他们感觉到,只有活的语言才能够确切地表达他们的观察,而且传达到广大的读者群众中去。十六世纪古典文学的衰落,除了由于意大利文化的普遍衰落以外,人们的才能智力的转向方言文学发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在第四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布克哈特又提出了一个论点,即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在简单地叙述了意大利的航海事业和自然科学成就以后,布克哈特转入意大利人对于自然界美的发现。他指

出，对于自然界的美的欣赏在欧洲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开始的，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而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他认为佩脱拉克是最早明显地表示自然界的美对他的影响的一个人。因此，他认为，佩脱拉克是真正的最早的近代人之一。以后就有许多意大利诗人刻画自然界的美；而在十五、六世纪兴起的法兰德斯画派尤善于描绘自然界的美，对西欧的艺术思想发生很大影响。

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更为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在他看来，这是近代欧洲思想的特点之一。他指出，但丁的《新生篇》用极优美的形式，细致地、真诚地表达了他的内心的思想感情，这是第一个追求自己的灵魂的近代诗人。但丁用客观态度来描写主观感情，他的笔底下所反应的现实生活引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受到读者的爱好。后来的诗人们对但丁所发现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探索，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篇。除了诗歌、小说外，这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很兴盛。他认为，在这些作品中，意大利人表现了善于抓住特点，刻画性格的才能。

从内心的描写，布克哈特又说到对于人的外形的刻画。在这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以观察细致、描写确切著名。他说，直到今天，意大利人最善于用简单一二句话勾划出一个人的外形和性格的特点。

在名为《社交与节日庆典》的第五篇中，第一章称为《阶级的平等化》。在这一部分中，布克哈特指出意大利的富裕市民已经和封建贵族取得平等地位，而且在生活方面也难以区别了。他指出，自十二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封建贵族和市民共同居住在城市之中，他们利害相同，休戚相关，而且生活方式已无分别，文化教养大致相同。在此时期，社会所重视的是有钱有闲的人，而不是他们的门第出

身。他把这种社会变动称为“阶级的融合”。在下边几章中，他又指出，在近代国家中间，意大利最早出现了文明生活习惯。他们讲究礼貌，重视言辞，举止娴雅，服装整洁，居住舒适，注意教育和体育锻炼。在这些方面，意大利人都高出当时其他各国之上。

只是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道德与宗教》一篇中，布克哈特才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阴暗面。他引用了马基雅维里的一句名言作为出发点，即：“我们意大利人较其他国家的人更不信奉宗教，更腐败，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马基雅维里把意大利人的道德败坏归咎于教会的影响；但是布克哈特又举出了更为重要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在个人主义的推动下，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自己的野心，就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为非作恶，无所不为，但图自己的快乐，绝不管别人的痛苦和舆论的指摘。但是，布克哈特虽然看到这一点，他对这些社会现象并不完全加以否定，而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意大利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道德标准已经不能维系人心，而新的社会责任感还没有树立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混乱现象，这是不能避免的。尽管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仍然是当时文化的高峰，而它的艺术的光辉更是古代和中世纪所望尘莫及的。这就是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虽分六个方面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但是并未讲到美术，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点，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书乃出自一位美术史专家之笔。据作者自己说，他本打算对这问题另写一本专著，但永未能实现。^①只是在库格勒主编的《建筑史》中，收入了他所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装饰》。这部分论著写成于1867年，见《建

^① 见《引言》第一段末。

筑史》第四册。

布克哈特所提出的关于文艺复兴的这些基本论点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关于文艺复兴的理论基础。一个现代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史家写道：“在这部书出版后五十年中，它的内容被大多数的历史家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直到今天它仍然代表着关于文艺复兴的正统见解，虽然反对这些见解的风暴越来越猛烈了。”^①可见本书所提出的论点构成资产阶级历史学对文艺复兴的正统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虽已不是全部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所接受，但仍是他们研究这门学问的出发点，直到今天还没有另外一种著作完全代替它的地位。

但是，尽管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过长期的研究，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但是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论点，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把历史真正作为科学的研究有着本质区别。这里，只对布克哈特的主要错误论点提几点初步的批判，以供阅读者参考。

第一，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的产生归功于各国君主和统治者的提倡与爱好，因此用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当时意大利各国的政治情况，他虽然也认识到文艺复兴文化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但是未能把这个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经济发展、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而不能说明文艺复兴运动的经济基础和它的社会性质。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十四—十六世纪，这并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②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先从

^① Fergson.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文版 1962 年版，第 173 页。

意大利开始，也是有它的经济制度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根源的。马克思指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①这是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小国而言的，在那里已经出现了工场手工业、早期的资本家。经过残酷的、长期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终于夺取了城市的政权。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尖锐斗争。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天主教会的黑暗腐败和它所提倡的以经院哲学为基础、以禁欲主义为中心的腐朽世界观。人文主义者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虚伪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彻底的揭露。按照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新世界观，宇宙的主宰不是神而是人；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受。他们推翻了基督教“人一生下来就有罪”的说法，而指出人的自然欲望不是什么罪恶，需要加以压抑，而是正当的要求，应该予以满足。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是什么丑事，需要加以隐讳，而是人生最高贵的感情，应该加以歌颂。这是欧洲思想史上一大革命，它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人类的才能智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布克哈特虽然也承认阶级的存在，但是他所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在本书第五篇第一章中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封建贵族和富裕市民的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点。这章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封建贵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甘心与资产阶级和平相处。我们如果考察一下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历史，即不难发现，当时意大利各个城市国家都经过了市民与封建贵族残酷的、长期的斗争。即以最先进的佛罗伦萨为例，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直到1293年“正义法规”的颁布，才以封建贵族的彻底失败而告一段落。从此政权完全落于新兴资产阶级之手，以

①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222页。

后的阶级斗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压迫的斗争了。其它城市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有些国家并不像佛罗伦萨这样彻底。至于当时的教皇国则成了封建领主的最后堡垒，也是全意大利最落后的区域。布克哈特没有从当时的经济发展，阶级斗争中寻求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说明它的社会性质，因而对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第二，布克哈特由于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偏见，使他看不见人民群众对文艺复兴的伟大贡献。他认为文艺复兴文化只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上层分子的成就，而劳动人民是没有份的；因此劳动人民在他的书中毫无地位。这充分表现他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立场。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文艺复兴也并不例外。布克哈特也承认，文艺复兴真正的伟大作品不是那些模仿古人的假古董，而是作家们的天才创造；但是他并不认识，他们的创造的源泉正是当时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当时最伟大的作品，如《神曲》、《十日谈》等，都是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所谓方言）而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丁又著《论方言》一文，主张用活泼生动的方言，而不用死板生硬的拉丁文来进行创作，这样才能表达作者的真正思想感情。这种方言便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不但文学作品如此，艺术作品也是如此。当时的伟大艺术作品，虽有些以宗教艺术为课题的，但他们所反映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

的仍是当时的现实生活，因此能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而且当时的各种艺术创作，如绘画、雕塑、建筑，都是在无数的工匠长期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提高的。

第三，正是由于布克哈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性论、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宣扬备至，把它们看作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诚然，人文主义、人性论、个人主义等思想，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封建主义、经院哲学的思想武器，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也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是，社会是不断前进的，等到封建制度被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之后，这些思想便成了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口头禅，阻碍社会进展的绊脚石了。布克哈特不顾历史条件，把这些思想看作“永恒”的“真理”，我们必须加以严正的批判。

人文主义这个名辞（英文是 Humanism，也译作人道主义），起源于十五世纪的“人文学科”，本来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那些学科，如修辞学、逻辑学、天算学等而言，以区别于大学中传统的神学、法学科目。这些人文科目的设置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推翻了中世纪以来神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这些人文主义学者又利用对古代文字的知识来批判经院学派的神学。例如，他们证明，某些天主教会历来所奉为金科玉律的信条，原来是建立在错误的翻译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又证明，某些罗马教廷所用来作为统治权依据的历史文件原来是天主教会所伪造的。这些论著对经院哲学和天主教会的威信给以致命的打击，对于人们思想的解放，起了巨大作用。后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也把它用来作为反对神道和君权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潮在欧洲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到了十九世纪，历史家才创造了“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名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